

第九十章 兩個人的戰爭之開幕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史飛怔怔地看著輪椅中的那位老人，沉默片刻之後，緩緩拉起了臉上的麵甲，露出那張堅毅而冷漠的臉。他畢竟是慶**方重臣，自從接任京都守備師統領之後，便知道自己的人生不再僅僅是在北路於上杉虎的威壓下苦苦支撐，而是主動或被動地要選擇一些什麼。在陛下的聖旨麵前，他無從選擇，他隻有來到了達州，然後包圍了陳萍萍返鄉的車隊。

既然已經包圍了，既然已經出手了，那便沒有停止的可能性。戰馬在田野之中，不安地輕輕踏著秋初田裏的植物，時刻準備著衝擊。史飛緩緩地舉起了右手，田野裏三千多名鐵甲騎兵開始緩緩變換著陣形，向著官道上的車隊迫近過來，驚得車隊裏那些女子又是一片輕呼。

“候！”一聲清亮而尖銳的呼嘯聲，從黑色的車隊裏響了起來，不知道是哪位負責陳萍萍的監察院官員，在慶國騎兵的威迫下，第一個發出了號令。

“候！”

“候！”

十二聲候字出口，不知道有多少黑色的強弩從馬車裏伸了出來，不知道有多少強弓隱藏在轅下，馬後，車旁，同時那些黑暗的山林裏，不知道有多少監察院的刺客，開始完全隱匿了蹤跡。

第一聲響徹官道兩側之後，三十輛黑色馬車組成的車隊裏，分次響起無數聲清徹而冷漠的呼嘯之聲，緊接著是一連串密密麻麻地機簧之聲響聲。金屬地碰撞聲響起，有崩弦的淒厲聲音，有弩機緊簧的沉悶，有鐵釵出鞘的摩擦之聲。

無數令人心悸的聲音，以一種波浪的形狀，在長長的車隊裏按照某種熟練到了極點，默契到了極點的秩序，極其快速地播散開來。

弩尖箭頭都耀著某種令人害怕的幽藍光芒。監察院三處的用毒能力，毫無疑問是天底下最強大的。

甫始將右臂緩緩放下的史飛，看著這一幕，眼瞳急速地縮小了起來，他知道監察院的可怕，但他沒有想到，區區三十輛黑色的馬車裏麵。竟然藏了這麼多地弩手，還有那些黑夜裏的行者。

候字很尖銳，史飛知道這是監察院的號令，一旦候字結束，有人發號施令，那些喂了毒的弩箭便會狠狠地射向自己屬下這三千多名騎兵。

縱使騎兵大隊能夠將馬車構成的監察院防禦圈衝垮。然而...要死多少人？那些帶著毒的金屬插入兒郎們身體後，又有幾個人能活下來？

史飛地眼睛眯了起來，似乎想掩飾內心的寒意與縮小的眼瞳，他的身心似乎也被先前那些冷漠而無情的候聲所震蕩了幾分。

他騎著馬，站在離官道最近的地方，他能清清楚楚地看見，幾位麻衣劍手已經站到了陳老院長的身前，而陳老院長依然那樣微低著頭。似乎根本不畏懼馬上就要來到的數千騎兵。

蹄聲本來如雷，此時雙方近在咫尺。雷聲更是響在耳側，官道上那些達州方麵地衙役軍士早已經嚇的縮到了後方，而以何七幹為首地內廷太監和刑部十三衙門高手們也是麵色慘白，他們怎麼也想不到捉拿朝廷欽犯的工作，到最後竟然變成了朝廷最隱秘的一次行動。

唯一麵色不變的是輪椅上的陳萍萍。陳萍萍身側地幾個麻衣漢子。身後地老仆人，馬車上的拿著弩箭地監察院官員。執弓的監察院官員，拿著鐵釵的監察院官員。

換句話說就是，監察院的官員擁有著一般人沒有的如鐵一般的神經，麵對著這看似漫山漫野衝殺過來的鐵騎，他們連眼睫毛都不屑顫抖一下，他們連握著弩機的手指頭都沒有顫抖一下，他們不害怕，不緊張，隻是冷漠地等待著最

後的那聲號令，那聲在十二聲候字之後，發起反擊的號令。

史飛的手緊緊握著腰畔的劍鞘，眯著眼睛緊緊盯著身前並不遙遠的陳萍萍，他感覺四周的環境都因為監察院眾人的沉默和冷漠而變得怪異起來，散布在官道四周的京都守備師騎兵並不遠，怎麼卻像是衝了很久依然沒有衝過來？

這種感覺太怪異，史飛眨了一下眼睛，才發現自己的眼睛有些發澀，隻是緊張讓他產生了某些錯覺，自己的右臂才剛剛入下，而那些騎兵們才剛剛開始加速。

史飛單騎站在最前方的位置，不知道監察院的人什麼時候開始向自己下手，就算守備師的騎兵能真地衝破這些冷漠的監察院官員組成的防線，可是...他依然沒有任何喜悅的心情。

他不想看到這一幕發生，因為他根本無法控制這一次衝殺之後，可能發生的事情，比如隨時有可能從自己背後伸過來的那把

就在這個時候，陳萍萍在輪椅上對史飛招了招手，不像是一個被迫逐撲殺的老人，而像是一個有什麼事情要交待的長輩。

史飛麵露掙紮之色，忽然間一夾馬腹，大喝一聲：“收！”

這一聲如暴雷般響徹在官道兩側，身為如今軍方的重臣，史飛大將的個人修為果然十分的強悍，聲音迅疾傳入兩方已經距離極近的漫野鐵騎之中。

軍令如山，隨著史飛的這聲暴喝，所有的將官先鋒悶哼一聲，強行將已經提到了極速的座騎生生拉停，無數雙鐵手狠狠地拉回堅韌的韁繩，甚至把滿是老繭的老都拉出了血來，終於在距離官道不足數丈的距離，讓狂奔中的鐵騎停止下來。

可是依然有十數騎無法穩住，馬兒悶哼兩聲，雙腿一軟。直接撞到了官道兩側的石圍上，肢斷血流！

一片急促的呼吸聲，一片緊張地目光互視。

史飛大將一聲暴喝，三千鐵騎就這樣猛烈地停了下來，此人的禦兵之術，果然是世間一流。隻是如此一來，鐵騎喪失了速度優勢，雙方又靠的如此之近。京都守備師的騎兵完全袒露在了監察院弩箭的麵前，就像是脫了黃花閨女的衣服，**裸地站在無數**蕩色鬼的麵前。

監察院的所有部屬們自那些候字之後，一直在沉穩地候著，哪怕這些來犯地騎兵忽然間犯下如此大的錯誤，給了監察院眾人如此好的機會，他們依然沒有擅自出手。而隻是冷漠地看著那些密密麻麻的騎兵。

史飛重重地呼吸了數次，胸膛上的甲片微微起伏，他身上沒有流出冷汗，既然選擇了冒險，他就不會後悔自己的選擇。片刻之後，他冷漠地驅馬上前。在監察院官員的警惕目光及黑暗弩箭地瞄準中，分開一條道路，踏踏踏踏，向著陳萍萍走去。

馬兒走到了輪椅前方不遠停住，史飛保持著尊敬，下馬行來，身上的盔甲所攜帶的重量，讓他的腳步顯得極為沉重。在安靜的黑夜裏發出嗡嗡的悶響。陳萍萍看著這個勇敢地將領，微微一笑。麵露欣賞之色，說道：“慶國的將來，有你們這樣出類拔萃的年輕人，應該沒有什麼問題了，既然如此。我不想殺你。”

史飛沉默許久。然後單膝跪在了陳萍萍的輪椅之前，將頭盔取下抱在懷中。說道：“末將拜求老院長奉旨。”

“奉哪個旨？”陳萍萍靜靜地望著他，從心裏欣賞此人的決斷，先前老王頭也讓自己奉旨，隻是...他微笑著說道：“高達我是要帶走的。至於奉旨，你也清楚，陛下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奉旨，你這時候勸我奉旨，隻怕陛下知道後，會不歡喜。”

史飛沒有回答這句話，站起身來說道：“守備師是我大慶的守備師，監察院是我大慶的監察院，我不願意雙方有任何損耗。”

陳萍萍微微嘲諷地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三千六百四十名京都守備師精銳騎兵，千裏追蹤而至，難道你以為就是奉不奉旨這麼簡單？”

這件事情當然不是奉不奉旨這般簡單，史飛也隻是在監察院眾人及達州方麵官員地麵前，表明自己的態度，然而聽到三千六百四十名這個數字之後，他地內心止不住地寒冷起來，他知道自己一直藏在內心最深處的畏怯是真的，如果先前不是冒險止住了騎兵的衝擊，說不定此時第一個倒下的人...就是自己。

京都守備師裏有陳老院長地人，而這正是史飛最害怕地地方。

“陛下嚴旨，欽犯高達，必須捉拿回京。”史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吞去了所有的不安情緒，望著陳萍萍冷漠說道：“就算老大人您要抗旨，我也必須把他帶回去。”

“我會隨你回京。”陳萍萍閉上了眼睛，緩緩說道。

史飛大驚，站在陳萍萍麵前不知該如何言語，懷裏抱著地頭盔竟得那樣沉重。同時大驚失色的，還有那位一直跟在陳萍萍左右的監察院官員，甚至連身邊幾位六處最厲害的麻衣劍手的臉上，都露出了某種驚駭的神色。

“院長，不能回京。”那名自稱二處副主辦的監察院官員，忽然大怒說道。

陳萍萍緩緩睜開雙眼，他知道這個決定隻有身後那位老仆人不曾覺得意外，他微笑望著史飛，說道：“先前你為什麼不衝過來？想來你也知道，僅憑三千多名騎兵，你不可能控制住這裏的一切，而現實中能夠控制這一切的，隻有我，所以我要隨你走，你就隻能帶著我走。”

他身旁的那名監察院官員的麵容忽然變得僵硬起來，就像是臉上被塗了一層很怪異的脂粉，隻是這層僵硬裏帶著一抹驚怖與不安。

陳萍萍沒有理會身旁這些忠誠的下屬所表現出來的驚駭，他隻是冷漠地看著史飛說道：“既然局麵是我在控制，所以怎麼做應該是我來發話。”

史飛怔怔地看著他。手指下意識裏緊緊握著頭盔的氣眼，沙啞著聲音說道：“院長大人若隨末將回京，敬請吩咐。”

所謂請院長大人奉旨隻是一句假話，史飛當然知道陛下地意思是要把陳老院長活捉回京，隻是這本來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，然而眼下居然...似乎馬上要變成真的了。

“我帶了三十車的行李與女人。”陳萍萍微笑望著史飛說道：“我知道陛下的旨意會是什麼，所以你也不用瞞我什麼，我現在要你做的就是。就當沒有看見過這些行李和女人。”

史飛的呼吸沉重了起來，雙眼裏開始浮現出一絲血色，他說道：“您知道陛下的旨意？”

陳萍萍溫和地笑了起來：“陛下是什麼樣地人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，如果不把我在意的東西毀個一幹二淨，他怎麼可能開

輪椅上的老人的目光十分深遠，緩緩說道：“我的生命早就該結束了。而那些行李卻是不會壞的，那些女子更是青春如花...”他歎息著說道：“如果不是要送她們離開京都，我何必離開京都，然後陪陛下繞這麼大一個***？”

史飛的咽喉十分幹澀，他怔怔地望著陳萍萍，才知道原來達州發生地一切。雖然並不在老院長的完全掌控之下，卻依然在對方的計算之中，他早就知道陛下會派自己來追他，也知道陛下的旨意是何等樣的冷酷無情，除了陳萍萍之外，這裏所有的人都不會活著。

然而陳萍萍卻正是利用了這一點，把所有地人，所有他想保護的人都集中到了達州的這一點。然後很輕鬆地掌控了場間的局勢，逼迫史飛默認這個事實。用陳萍萍的單人返京，來換取這裏所有人的安危。

問題是，陳萍萍能夠輕鬆掌控場間的局勢嗎？三十輛馬車裏的弩箭總是有限地，黑暗裏的劍手總是有數地，三千六百名京都守備師衝殺過來。監察院又真的能抵擋多久？

史飛的眼睛眯了起來。他將陛下的那封密旨記得清清楚楚，除了陳萍萍...一個不留！

一個不留！

“想來陛下是讓你一個不留。”陳萍萍帶著淡淡地嘲諷看著他。“我是憐惜慶國的子民，憐惜這些守備師地軍士，所以才給你一個機會，不然我也可以讓你們一個不留。”

史飛不相信這句話，他靜靜地看著陳萍萍，必須在這位恐怖人物和陛下地嚴旨之間做選擇。高達他必須抓回去，這裏的人必須死了，隻是他或許都沒有想明白，從一開始地畏怯，以及將密旨交給那名親兵開始，他就沒有膽量去奢望能夠真的將這些監察院的人殺光。

幫助史飛做出選擇的，是四周小山丘上忽然浮現出來的一道黑線，這些黑線從每一處山丘上浮了起來，在銀色的

月光下，就像是有人用一根很黑的炭筆，給這些並不出奇的山穀線條加粗了許多。

這些黑色的線條都是一個一個人組成，更準確地說，是由一個黑色的騎兵，加上一個黑色的騎兵，無數的黑色騎兵連綿站在山頭，組成了這些黑色的線。

黑騎。

車隊裏一直警惕注視著田野裏的騎兵，手裏緊握著弩箭的監察院官員們的唇角都浮起了一絲淡淡的笑容，他們並不知道陳老院長已經做了一個令人驚駭的決定，他們隻是看著山上那些似乎無窮無盡的黑騎兄弟，再一次確認了，在慶國內部的山野裏，監察院永遠是戰無不勝的。

與監察院官員們的情緒相反，當那些黑色的線條出現在山丘之上，漸漸在銀色的月光下變得清晰，亮明了那些如同帶著幽冥之意的黑色盔甲後，前來撲殺監察院的京都守備師騎兵們，都陷入到了一種惶恐與絕望的情緒之中。原來不是自己包圍監察院，而是監察院包圍了自己，而包圍自己的，則是監察院最強大的武力，天底下最厲害的騎兵，黑騎！緩緩收回落在黑騎處地目光，黑騎距離這邊還有一段距離，但他知道黑騎的實力，如果這些黑騎就這樣衝下來，隻怕自己這些京都守備師的騎兵，沒有一個能夠活下來。

更令史飛感到憤怒和驚駭的是，監察院強大的黑騎，一向被朝廷嚴旨限制在千人以下。而此時這些山丘上的黑甲騎兵，明明超過了四千人！

他霍然回首，盯著陳萍萍說道：“您早就知道陛下會命我在達州伏擊？”

“不，我從來不用去算這些，我隻知道陛下...舍不得我走。”陳萍萍冷漠地看著他，“現在你可以思考一下我的條件了。”

史飛的身軀憤怒地顫抖了起來：“朝廷嚴令黑騎不過千！這是謀逆！”

陳萍萍麵容平靜地看著他，說道：“那又如何？”

史飛被這一句話擊的信心全喪。若有所失地僵立在輪椅之前，片刻後沙啞著聲音說道：“陛下不親自出手，這世間沒有誰能夠留住您，您為什麼不走，卻要等我出現？”

“因為我從來就沒有想著要走。”陳萍萍平靜地看著他，緩緩說道：“我...隻是來送人的。”

史飛回到了自己的部屬之中。守備師的騎兵沒有紮營，隻是有些疲憊無措地各自分營而立，一股喪敗和無奈的情緒籠罩在數千騎兵之中。身為慶國驕子的守備師精銳騎兵，在京都外已經跟隨監察院車隊好幾天地時間，然而直到此時此刻，他們才知道，原來在那位輪椅中老人的眼裏，自己這幾千名看似強大的騎兵。隻不過是個笑話。

史飛閉著雙眼休息，他早已經答應了陳萍萍的所有條件。在這樣的局麵下，也容不得他不答應，他隻是依然不明白，像陳老院長這樣算無遺策的人物，明明已經給自己安排了黑騎前來接應。為什麼此刻卻願意隨京都守備師回京。

陛下所有地想法都落在了陳老院長的推測計劃之中。史飛閉著雙眼，對陳老院長的敬畏。又到了另一種層次，他知道場間能夠控制一切的，果然隻能是陳老院長，而永遠不可能是自己。

黑色車隊的前方已經空出了一大片空地，幾十名監察院的官員正跪在那輛黑色的騎輪麵前，拚命地叩首，苦苦哀求輪椅上的那位老人家不要跟隨京都守備師回京。

到了如今時刻，所有地監察院官員都知道了皇帝陛下究竟在想什麼，如果陳老院長真的回了京都，那根本沒有什麼活路可言。監察院官員入院之初，便要接受忠於慶國，忠於陛下地教育，然而一路護送陳萍萍返京的監察院部屬，是跟隨他最久的人，內心深處雖然依然忠於慶國忠於陛下，可是當陳萍萍的生命受到嚴重威脅的時候，他們從本能裏站到了陳萍萍地背後，做為他那根並不健康地背梁的替代品。

他們是監察院地人，而監察院是陳萍萍的監察院，這個陰暗的院子早已經打上了無數陳萍萍身上散發的陰寒烙印，就算範圍這幾年如此光彩，可依然無法將這些陰寒味道全數驅除。如果說世上真有人格魅力這種東西，如果說陰暗人格也有魅力，那陳萍萍無疑是世間最有魅力的那個人，讓所有的親信下屬都死心塌地。

陳萍萍輕輕撫摩著輪椅的扶手，輕輕敲打著，發出嗡嗡的聲音，他欣慰地看著麵前跪了一地的下屬們，臉上沒有絲毫離別時的傷感，有的隻是對一生事業的滿足。

他要回京都，他從來沒有想過離開京都，而這些與他的事業無關，與慶國的將來無關，與監察院無關，隻是與自己的人生有關。

“我隻是回京和陛下聊聊往事，哭什麼哭？”他皺著眉頭，不讚同地掃視了一眼，所有的監察院官員都住了嘴，有幾個正在痛哭的官員更是慚愧地低下了頭。

這些監察院的下屬們怎麼也不能理解，就算陛下想對付老院長，可是眼下院長已經掌握了全部的局勢，那邊廂史飛大將帶領的京都守備師精銳騎兵，已經變成了秋後地螞蚱。連一絲勇氣都找不到，為什麼院長還要回京都送死！

至於皇帝陛下為什麼要對付老院長，這些部屬並不清楚，隻是下意識裏認為，大概這就是曆史的必然吧，老院長知曉陛下太多陰私？

陳萍萍有些疲憊地將這些下屬驅走，隻留下了一直守在身邊的那名二處副主辦，他靜靜地看著他。說道：“我算過日子，安之他要回京還需要很多天，按道理來說，沒有誰能夠提前把消息告訴他。”

那名官員低著頭，歎息著說道：“您下的決定，我們誰都無法改變，或許隻是小範大人能夠改變這一切。”

“不。這件事情連他也改變不了。”陳萍萍冷漠地看著他說道：“你不要以為自己是世上跑的最快的那個人，就想著要去告訴範閑什麼，我留你在此，就是要告訴你，這是我的命令，稍後你隨黑騎送這三十輛馬車直入江北。要用最快的速度進入東夷城，然後找到我先前給你說地那個人，通過他找到十家村。”

那名官員沒有想到老院長會一句話便戳破了自己內心深處的想法，那張僵硬的臉上，浮現出一絲悲哀的情緒。

“別一時哭一時笑，不然這面具也遮不了幾天。”陳萍萍冷漠地看著他，“王啟年，當初你自行其事從大東山上逃了下來。你自以為是替範閑著想，但你想過沒有給範閑。給我帶來了多大的麻煩？”

原來這位戴著面具的官員，正是失蹤三年之久的王啟年！範閑知曉他在陳萍萍地安排下消聲匿跡，暗中也曾經想過查探一下，思念許久，但想必他怎麼也猜不到。陳萍萍居然就把王啟年安排在了監察院裏！

王啟年深深地吸了一口氣。說道：“可是我還是不明白，您為什麼要回去？難道您不認為。無論最後您是死是活，小範大人都會陷入您不想讓他陷入的麻煩之中？”

陳萍萍沒有回答這個問題，隻是冷漠地看著自己的黑色車隊，心裏忽然覺得這些黑色是如此的順眼，如此的令人心生歡喜。

京都守備師老老實實地讓開了道路，二十九輛黑色的馬車在監察院官員傷心憤怒諸多複雜情緒地包圍中，在那些陳園美姬哭泣的呼喚聲中，繼續沿著官道前行，向著慶國的東方前行。

那個黑色的輪椅卻留了下來，孤伶伶的留了下來。陳萍萍抹了抹鬢角的飛發，微笑著對身後的老仆人說道：“你的身體比我好，何必陪我回去送死。”

老仆人咧著嘴笑了笑，沒有說什麼。山丘上地那些黑色線條已經截斷了一批，有一部分黑騎已經開始暗中跟隨三十輛黑色的馬車開始離開，而還剩下許多黑騎，依然冷漠地駐守在山上，監視著京都守備師地動靜。

史飛一臉平靜地來到了輪椅的身前，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末將代守備師謝過老院長不殺之恩。”

陳萍萍笑了笑，沒有說什麼。

史飛低著頭問道：“可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。”

“如果先前我要走，你會怎麼辦？”陳萍萍雙眼微眯，看著遠處官道上的點點火光。

史飛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我是陛下的臣子，就算明知不敵，我也要拚殺至最後一人。”

“是的，這就是妥協，我留下，你少死幾個人，我監察院地兒郎也少死幾個人...要知道我從來沒有認為自己地命這麼不值錢過。”陳萍萍笑著說道：“我是一個老人了，命真的不值錢了。”

“京都守備師忠於慶國，監察院忠於慶國，我也忠於慶國。”輪椅上地老人溫和說道：“我這一生殺了不少人，卻隻願意殺害敵人，而沒有殺害自己人的習慣。”

史飛不解，尤其是不解所謂忠於慶國，這超製的四千名黑騎算是什麼？抗旨不遵算是什麼？

陳萍萍沒有再說什麼，隻是平靜地坐著，在他的心裏，慶國是慶國，陛下是陛下，這二者從很多年前，在他的心中便不是一回事。他想回去京都問問那個男人，卻不願整個慶國因為自己與那個男人的破裂而陷入動蕩之中，更不願

意朝廷與監察院的戰爭，讓無數慶國的百姓流離失所。

所以他選擇了回京，而讓監察院在京都守備師的麵前退走，歸根結底，這是陳萍萍與慶帝兩個人之間的戰爭，而他們兩個人都不希望這件私事變成慶國內部的戰爭。

“回吧。”陳萍萍輕聲說道。

“是...院長大人。”百般滋味浮現在史飛的心中，他招手喚來了監察院專門留下的那輛黑色馬車，極為恭敬地對陳萍萍行了一禮，然後才小心翼翼地抱著這輛黑色的輪進入黑色的馬車。

山丘上那條黑騎組成的線條就在這剎那，忽然變得有些凌亂。坐在車門處的陳萍萍似乎有所感應，霍然回首望去，眼神凌厲無比！

轉瞬間，黑騎無奈而悲哀地平靜下來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